目　录

"提灯会"的前前后后……周孚厚（1）
芷江提灯游行侧闻……蔡仁声（6）
桥塘码头的抢米事件……唐思杰（8）
壬戌年大灾纪略……向国双（11）
抗日战争时期外来驻芷的一些机构和单位……肖世材（15）
抗日时期我在芷江见闻……侯国友（17）
目睹美军劫持妇女的罪行……肖镜吾（20）
长沙大火点滴回忆……张德汉（21）
我所知道的空军九总站的一些情况……李清真（23）
黄杰在芷江召开的一次"打气会"……张德汉（26）
我所知道的"军统湘站"的一些情况……张德汉（27）
解放前芷江的会馆……肖镜吾（33）
我知道的芷江帮会……胡　钰（38）
土匪姚凤庭围攻芷城及其招安之后……冯永森（42）
解放前土匪给我家带来的灾难……舒湘森（44）
芷江剿匪片断……王永来（47）
回忆芷江县城解放前夕……廖少华（61）
我知道的湖南地政局的一些情况……许守讷（67）
民国时期的合作事业……毛昌全（73）
我知道的芷江镇部分中药铺的情况……龙耀南（76）
老药工宋宏钧谈中药的炮制加工……肖镜吾（82）
我所知道的芷江酱醋业的情况……何希贤（84）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历史悠久的芷江侗族……吴可禄（88）
侗寨油茶和芷江社饭……李复才（99）
我们知道的芷江天主教的情况……冯永森（101）
花桥教案访问纪实……夏名高（107）
我是怎样参加新四军的……彭　布（112）
我参加北伐的回忆……曹　彬（114）
我们知道的张学济……孙长友、张成区（116）
回忆先父杨毓棻与贺龙元帅的友谊……杨荣柱（119）
回忆舒伯昌先生……陶建国（121）
有关李弼清的传说……邓万炳（125）

“提灯会”的前前后后

周子序

公元1926年底，中共党员唐伯赓、李祖翼以省特派员身份奉派来芷，筹划成立国民党芷江县党部以及农民协会、工人协会、妇女会、店员会、学生会等组织。经过宣传发动，各协会相继诞生。1927年3月，原中共芷江支部改为中共芷江特别支部，唐、李分任特支正副书记。

为了庆祝1927年元旦，国民党芷江县党部筹委会发起在“议会”旧址（原孔庙左侧，现芷江民族中学校门右方）公演戏剧三晚。除各校、各界演出小节目外，由革命师生编演的两出大型剧最脍炙人口。一为《吸血鬼》，内容大致为：揭露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豢养操纵的大腹便便的封建地主兼资本家压榨人民的罪恶行径，以哑剧形式演出，逸趣纷呈，影响深永；另一出是歌舞剧《劈大山》：峭壁危崖象征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反动统治政权；手持各种劈山工具的中国人民在两位大力士（代表工农）的率领之下，夜以继日地与大山搏斗。

时过不久，中共芷江特别支部主办的《芷江潮》创刊，唐伯赓写了创刊词。

元旦之后，各协会纷纷开展工作：码头工会提议增加轿费；学生联合会要求男女合校；店员工会建议取消“商店学

徒帮师一年的陈规（即学徒三年期满后需再帮工一年，无报酬）；农民协会则代表广大贫下中农要求减租减税。其间，唐伯赓亲自发动组织的农民协会和学生联合会的工作最为活跃出色。

4月18日，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国民党芷江县党部正式成立。党部设于考棚街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内（现芷江师范校址）。当天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参加大会的有由农民协会组织的四乡农民、各协会会员、中小学生，以及县城内外居民共计七千余人。队伍挤满内外广场，两边巷道、墙头、树上，大四方井、东紫巷、小北街等处均聚集会众，气势磅礴，秩序井然。县长钱维骐在大会上讲话，痛斥军阀政府勾结帝国主义残民以逞的种种罪行，激昂处喑恶叱咤，愤怒难平。会后盛火游行。唐伯赓同志与学生联合会主席李泽鸿走在队伍前列。当队伍行至西街天主堂、南街福音堂门前时，唐、李领头呼喊口号："打倒帝国主义！""赶走吃人的牧师！""坚决不许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唐还站在高凳上讲演，揭露外国传教士勾结中国军阀狼狈为奸在我国内地的阴谋活动，句句是血，声声含泪，忧国忧民，忠贯金石的气慨激动了游行队伍振臂高呼，命令两座教堂的外国牧师出堂答话。在这万众一心、叱咤风云、锐不可当的声势震慑之下，两教堂紧闭大门，教堂墙头掩蔽着的机枪枪口隐约可见，透露了当地军阀埋伏着的杀机。

当时，贵州军阀犹国才师驻扎芷江。犹部军旅骠悍，民怨极深。犹国才衣绣策肥，飞扬跋扈，以彬彬有礼的外表掩盖着他的贪婪与凶残。他慑于革命之浩大声势，表面唯喏，暗地却与两教堂和地方豪绅诡谲密谋，伺机反扑。

游行当天，沿街每距离一段路两侧便设有“双岗”，匪军荷枪实弹，并置机枪一挺。名为治安，实则蠢蠢欲动。因众多农民身背马刀，肩扛梭镖，手执短铳（猎枪），目光森森，群情汹汹，使反动派胆颤心惊，不敢妄动。

大会原定当晚举行提灯游行，由于天雨暂停。21日雨止，提灯会于当晚召开。游行路线规定：从县党部外广场出发，经小北街、北街转西街，出西门，穿铁匠街，过龙津大桥，绕上河街，进江西街，出大佛寺折返黄甲街，再渡大桥，由皮匠街入南门，从南街——东街——东紫巷返回广场。是晚游行队伍仅两千人，农民极少，学生队伍排在中间。队伍进至西街，前哨即转道财神巷入半边街（后来改名为“县巷子”），经过犹国才匪师部门前。一盏白晃晃的煤汽灯高悬，在警卫森严的戒备中，犹国才身着缎袍呢褂，一脸狞笑地站在门前。此时，游行队伍唱起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子。据说这是县党部的有意安排，以革命群众苍浩博大的声威和气势显示给贵州军阀看，警告犹国才别再装神弄鬼。

深虑者难免有疏忽，灾祸的窥伺人们，正如毒蜘蛛窥伺飞虫一样，它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等候着人们的疏忽和失检。

游行队伍刚走在皮匠街头，便见城南浓烟蔽空，火光烛天（事后才知是犹国才在他师部后院纵火焚毁一幢破房，借口“‘乱党’纵火，图谋不轨”，派兵捣毁了县党部、县政府，对中共党人和革命群众大肆镇压）。此刻游行队伍中大部份人便自行散去，仅余一部份手工业者、店员和第九联合旧制中学学生在唐伯赓、龙成乾（学联成员）率领下继续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进。从河西返回南门时，城门紧闭。不管怎样叫喊，城内匪军不予理睬。直至午夜，唐伯赓在他的名刺上写了几句话，从城门缝隙递进去。又捱了一个多小时，守城匪军才将城门拉开只容一人进入的窄缝，让队伍一个个侧身进入，穿过两排刺刀横成的“巷道”。入城后，九中学生和十余个店员、手工业者仍排成队列，有序前进。行经半边街口（现南街百货纺织公司门前），那儿住有犹国才的匪营部。警卫呼叫口令，不许队伍通过。队伍前哨与之交涉，引起争吵。唐伯赓趋前辩理，匪兵对空鸣枪，大叫“抓‘乱党’”。一部份学生立即惊散，纷纷拥进附近店房。但外边的争吵声仍很激烈，不时有“打倒军阀”的口号声传来。涂姓店主悄悄告诉学生不要乱动，隔壁几家便是军营，黔军已在抓人……凌晨已近，大家噤若寒蝉，惟心焚血注，忧虑重重。侧耳凝神，纷扰过后，四下静寂，苦雨潇潇，夜气如磐。

次日微明，几十个九中学生谢过店主，脱下学生服，各绕小巷归去。当天传来消息：犹国才匪部于捣毁县党部时，奸污了几名留守的妇女同志，枪杀学联主席李泽鸿；在南街抓走唐伯赓、龙成乾、泥工禹师傅等7人。不久，唐、龙二同志惨遭杀害，抛尸北门外龙王庙下灞永河中。县长钱维骐、科长李某等亦先后罹难。在“斩尽杀绝”的追捕下，革命者纷纷避难。李祖翼隐于洪江，杨舫、唐晴川、唐先芹、补斌、彭冠西等被迫流亡；九中高班学生不少人藏匿月余不敢露面。当年下期，九中以校产被抄而停办。

从此，夜色又曳上了芷江上空，洒下的依旧是一片黑暗。但在这危难中，那些沉睡的良知和同情心却悄悄地觉醒了。

血淋淋的现实教育了人民，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惟真正的革命者才会孜孜矻矻，自强不息，置个人生死安危于不顾，争取一个残害消尽，桃花灼灼的春天。

注： 笔者当年是第九联合旧制中学一年级学生，参加了学生联合会，经历过两次大游行。文中所记均为笔者亲身见闻。

芷江提灯游行侧闻

蔡仁声

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成立了农民协会。一天晚上，开提灯大会并游行。游行队伍有农民、工人、学生、居民。革命声势风起云涌，盛况空前，整个芷江城灯火通明，照得如同白昼。游行队伍前头已到黄甲街，后面尚在北街，驻扎在县城的贵州军阀犹国才，蓄意破坏人民革命，禁止游行，他们阴谋策划，在城门及沿途要道都布满了岗哨。到时，犹国才部下在司令部放了一把火，朝天鸣放了信号枪，妄说共产党放火烧司令部，早已布置好的沿途士兵，象猛虎一样冲向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血腥镇压，残酷至极。将被残杀的百姓投入沅水河中。芷江城里，顿时乌云满天，哀声四起。

次日黎明，几个人抬着一个伤员（据说系共产党的县长）来教会医院求医。伤势颇重，经抢救服药、打针、包扎，日复一日，伤口大有好转。此人自述，他曾到过犹太国，耶苏降生、殉难、复活的地方，也都到过。一天上午，突然来了几个持枪的士兵，抬着担架闯入病房，扬言此地治不好这位伤员的病，要将他抬到洪江爱怜医院治疗。这位伤员见势不好，立即高呼包师母（医院负责人），意欲请其营救。包师母闻声急出，却被两个持枪的士兵拦住，包师母

说："你们不能抬出去。"那伙士兵说："我们把他抬到洪江去治疗。"包师母说："不用抬去，我们治得好。"然而这伙士兵全然不顾，拉的拉，抬的抬，一下子涌出医院往北而去。包师母追到大门口，见此情景，知有不测，大声喝斥："撒谎！野蛮！好好的人为什么要杀他？为什么去洪江不走南街！"

后来这伙士兵将这名伤员抬到北门外龙王庙旁杀害了，并残酷地砍成了两段，投入沅水河中。

桥塘码头的抢米事件

唐思杰口述　夏名商整理

解放前，芷江县城河西桥塘码头发生了一起饥民哄抢大米的事件，我亲眼所见。现在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1948年6月，正是青黄不接之时，莫说农村的贫苦农民，就是城里的一般居民也因政局不稳、物价飞涨而无米下锅。那时市场的米价贵得吓人，而那些行商坐贾更是火上加油，趁机收米，外运转卖，牟取暴利。因此芷江米价空前飞涨，有时竟一日数涨，人心惶惶，穷苦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

有一天，我们十多个脚夫正帮谭胡子（他书名叫谭敬之，瓷器店老板，芷江武宝会馆头头）挑米往河西桥塘码头装船，他准备把收来的米运往洪江去卖。那天，河西街上的人特别多，码头边的人更是拥挤。我在挑米的来回路上，不时地听到一些议论。有的说，今天的米价又涨了，卖一担柴还买不到一升米（约0.75公斤）；有的说，五通庙（当时芷江城河西米市）的米都被谭胡子他们收光了，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了；还有的说，这样下去，我们穷人只有死路一条了。总之，气氛很紧张，象要发生什么事样。

果然出事了，大约在十二点钟的时候，我们帮谭胡子挑的运往洪江去卖的大米已装满了两船。船老板还未加盖，大

米敞口朝天。白花花的大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真逗人爱啊！不知是谁竟跑上船去撮起米来，接着又冲上去几个，于是，“抢米啦！抢米啦！”的喊声四起。当时我正在码头边休息，看到十多个人在船上撮米，心想，这不是抢米吗？转眼间，码头上、前街上、江西桥上的人就象开了锅的粥一样，喊的喊，叫的叫，跑的跑。很多人争先恐后地拥向码头，往米船上冲。我们的伕头聂长清看见这么多的人上船抢米，直吓得一个劲地喊：“码头上的人（指我们脚夫）快走开！快走开！”我们知道，我们这些挑脚的，只要有一个人挨了船，抢了米，老板就会找伕头的皮绊（麻烦），大家也都脱不了干系。于是，我们便离开了码头，站到街边看热闹。我和杨仁业还跑到河岸的高处去看。只见那些抢米的人：有的用叉口（口袋）装，有的用篮子撮，有的往畚箕里扒，有的往箩筐里捧。那些没有拿家伙的人，就把衣裤脱下来，把两个袖口一捆，把两个裤脚一扎，装的米还真不少呢！再看岸上那些抢得了米的，提的提起跑，背的背起跑，扛的扛起跑，挑的挑起跑。那些还未抢到米的，手里拿着家伙，喊喊叫叫地直往码头奔，直往船上冲。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抢米的人越来越多，观望的人也越来越多。船上船下，街上岸边，人都麻了。船上的人还未下来，船下的人又挤着上去。于是你推我挤，拉拉扯扯，硬是把两只船踩沉了。百把人落入水中。喊声、叫声、骂声、哭声混成一片。幸好水不太深，没有出人命官司。滚到河里的人，很快都爬上了岸。有些不怕死的，还到水里去抓、去抠。船沉后一两小时内，还陆陆续续有人来到码头边沉船的地方，不时地从水里抓出米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那天的抢米事件，前前后后怕搞了两三个小时，估计有三四百人抢得了米。谭胡子的两船大米，足有七、八吨，被搞得精光。谭胡子当时虽知道此事，但也不敢出场；河西黄甲街虽有一个警察所，也不敢来管。直到围观的上千的人散得差不多了，警察所长才带了两三个警察到码头边打了个转，说是看看现场。后来听说抓了两三个人，也不知怎么处治的。

壬戌年大灾纪略

向国双

1922年（壬戌年）是芷江历史上最大的灾年。据当时芷江知事杨子奉和福音堂牧师包格非统计，那年全县因饥荒、瘟疫、匪祸而死亡的人，数以万计。真是“处处见新坟，无人不带孝”。难怪现在上了年纪的芷江人谈起壬戌年那次大饥荒，莫不老泪纵横啊！

头年奇旱

1921年（辛酉年）夏，芷江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从五月份起，连续三个月没下一场透雨，每天烈日当空，大地散发出焦糊的气息。龟裂的稻田，坚硬得象块块铁板，枯焦了的禾苗可以点得火燃。老井干涸了，溪洞干涸了，人们的汗水和泪水也干涸了。饥民们抖动着焦裂的嘴唇，乞求着上苍的垂悯。迷信的人们抬着三牲打醮求雨，白费心机。农历八月，正是收割稻谷的时节，而那年的芷江农村，却看不到一个秋收的人影，全县的收成包括旱粮在内，十成还不到一成。

吃蓦吞土

头年的大旱，殷实人家还可以勉强应付；贫寒人家，典衣当被，高价购买谷米，尚能活命。到了壬戌年的春夏，饥荒则更为可怕。近处的野菜掘尽了，树叶摘光了，连青草都拔

完了。人们又成群地奔向边远的高岭大山去采蕨、挖葛，以维残生。据东门口一位87岁的郭元凤老人回忆，那年春夏，东门口就有不少人到明山挖葛，一挖出葛根，便用水稍稍洗去表皮的泥土就大啃起来。然而野葛也终难救命，不少挖葛的因饥饿而倒在遇仙桥下就再也起不来了。明山的野葛挖完了，人们仍然象潮人般一样向那里涌去，因为有人发现在明山脚下有一种能去饥饱肚的白色粉状泥土，人们称它为能救命的“观音土”。这种土说来也怪，吃进嘴里还真有点甜味，但吃进肚后，肚胀难熬。更为可怕的是拉不出大便，每当大便时，都得用手一点一点地抠。因拉不出屎，被这种泥土胀死的不知有多少人。

粥棚乞讨

芷江的特大饥荒，震动了湖南省的赵恒惕政府，也震动了居住在北京，曾任过袁世凯的内阁总理，后任华洋义赈会理事长的熊希龄。他出于对湘西饥民的怜悯之心，出于对曾哺育他度过了少年时代的芷江这块故土的特殊感情，设法筹集了一笔救灾款项，通过湖南义赈会购买了一批粮食运来芷江救灾。

天主堂、福音堂这些“慈善机构”便承担了发放赈粮的特殊使命。当时在东岳庙、河西三义宫前搭起了施粥棚，每处摆几口大锅，锅不停水、灶不熄火地煮制稀饭，布施饥民。据郭元凤老人说，当时在城里的关帝庙、显灵祠、东岳庙等处都住满了从乡下上城讨食稀饭的人，每天在施粥棚前排队乞食者成千成万。施粥棚每次发给每个饥民一小碗照得见人影的稀粥，谁想多领一次，就得挨上一顿竹板。当时芷江慈幼院院长包格非出于“慈善”之心，在煮稀饭的锅内放

置了大量的明矾，据说这样使稀饭烂得快，谁知饥民吞食了这种含有大量明矾的稀粥，竟有不少饥民肠断而死。

卖女吊命

饥荒象洪水、似猛兽地向苦难的芷江人民袭来，华洋义赈会运来的赈灾粮和施粥棚里散发的一小碗稀饭只不过是杯水车薪，作用十分有限。死神象乌云似的笼罩在每个人的头上。人们为了活命，年轻体壮的远走他乡，强悍非分者便干起了杀人越货的勾当。至于那些老实本分、年老体弱、既不愿逃荒他乡乞讨，家中又无粒米下锅的人们，除了等死外，便是卖妻鬻女以求苟延残喘，有的一升米换一童女，有的一餐饭卖去少妻。当时是“草标卖人随处见，牵衣抱足泪涟涟”！从外地来的人贩子，伤天害理，乘灾打劫，大搞廉价拐卖妇女儿童的勾当。据1923年《湖南省议会报告书》关于壬戌年灾情报告中记载，当年芷江“少妇童女南由黔阳、东山辰溪、北由麻阳，经贩卖人口营业之徒，引至下游出卖者络绎不绝，总数不下万余，未成年人之死亡者不下三万众”。

争食人肉

空前的灾荒象恶魔似的折磨着芷江的饥民，整日以树皮当粮，以野草为食，腹内空空，饥肠辘辘，眼花腿软，舌焦唇裂，这种煎熬和痛苦实在是难以承受得了的。有的强忍不过，被迫悬梁自尽。有的全家服毒身亡。更有人在极端饥饿之中，完全失去了理智，丧失了人性，干出了常人不敢想象的争食人肉的事来。据1922年3月长沙《大公报》报道：西乡米贝一带，有瘦者数人，饥饿已极，将肥者杀之刳其肉，炙之火上而争食之。又有把快要饿死的子女杀掉砍成数块，

放在沙锅里煮着吃的。连这家官方的报纸也大为震惊地喊道："饥民烹子充食，芷江已非世界矣！"

尸填沟壑

1922年不仅是饥荒最严重的一年，而且也是匪患和瘟疫最猖獗的一年。从元月初到二月二十一日，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土匪就三次攻打县城。匪首张实镇、周玉清、杨环城等纠集土匪数千人向县城猛扑。攻城不进，便在东门外、黄甲街等处大肆抢劫，然后放火焚烧房屋。居民流离失所，有被土匪当场杀死的，有跳河淹死的，有踰墙跌死的，有被火烧死的，有的妇女被轮奸而死的，真是惨不忍睹。县城的匪情尚且如此，乡下则更是匪祸横行，肆无忌惮了。是年六月，城乡又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瘟疫，传染极快，加上缺医少药，死亡率极高，人患病后，吐泻不止，早晨得病，下午即死。每天从四个城门抬出城外的死尸不少于二、三百具。据郭元凤老人说，当时又专门组织了临时捡尸队，饥民死后，连裹尸的草席、稻草都没有，临时收尸队的夫役们用麻绳将死尸五具捆在一起，拖至城东郊扔进那大坑内便算完事。有的抬尸人，上午抬别人，下午自己病饿而死，又被别人丢进坑中。久而久之，深坑都填平了，后人称为"万人坑"。乡村景象更为凄惨，那些无力远出逃荒的，有的一家十几口，一村数十户全部病、饿而死，人死在床上都无人掩埋，很多村庄断绝了烟火，真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啊！

（根据郭元凤口述和长沙《大公报》、《湖南议会报告书》等史料整理而成）

抗日战争时期
外来驻芷的一些机构和单位

肖世材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原驻芷江的国民党陆军第15师王东原部即奉命开赴东战场，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

15师离芷不久，成立芷江警备司令部，李善后任司令。宪兵司令部迁芷时该组织才撤销。

1938年武汉紧张，航空第九总站与航空第二飞机修理工厂迁来芷江，直至抗战胜利始行迁去衡阳和武汉两地。

武汉沦陷不久，长沙大火，有下列一些机构陆续迁来；

宪兵司令部，宪兵学校，宪兵九团。这些机构于1941年秋陆续迁往四川重庆。

宪兵十团，继宪兵九团接管芷江防务。直至1945年8月底才迁走。

中央陆军大学，1938年冬迁来，1939年夏迁去。

两湖鉴察使署迁芷时，鉴察使为高一涵，后由苗培成继任。

湘鄂川黔四省边区绥靖公署成立，谷正伦、毛炳文分任正副主任。

海军司令部、海军陆战队亦迁芷江，司令林秉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